

农村奶牛养殖业始末：以武川县为例

苏德斯琴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本论文以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武川县为例，分析了当地农业经济特征及农村奶牛养殖业现状。经过实地调查和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如下：武川县距离大城市及大市场较近，交通运输便利，相比自治区内其它农业地区，有利于发展农业经济及农产品加工产业。同时，也有利于从事奶牛养殖业，从而实现调整产业结构，减轻生态压力和增加农民收入。但是，2003年开始的农村奶牛养殖业仅仅持续了几年，便进入了衰退阶段，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收购生奶的末端环节，即，奶食品企业的商业策略之变化导致了小型收奶站的倒闭，最终使奶牛养殖农户陷入了破产之结局。

关键词：农业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奶牛养殖业；武川县；内蒙古自治区

中图分类号：S823.9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家面貌焕然一新，综合国力大幅升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甚至开始影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机制及趋向。但是，以沿海及条件成熟的部分地区为领先的特区式发展模式，也必然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和不平衡性。广阔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地处内陆，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农村地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浪潮中，显得软弱无力，开始出现了不利于共同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诸多问题。譬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系统持续受损、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地区性贫富差异拉大等。因此，进入本世纪后，中央政府开始强调农村、农民及农业问题，又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方针，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振兴、农民收入提高等问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以龙头企业带动农村经济，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寻找农村经济发展新增长点，从而提高和改善广大农民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的区域性项目，则具有代表性。在内蒙古自治区，以“蒙牛”、“伊利”等奶食品加工龙头企业为牵引的奶牛养殖业项目，应该算是涉及面最广、影响力度最大的举措之一。为今后更加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积累经验教训，从学术角度分析研究这类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以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武川县为例，就农村奶牛养殖问题进行粗略的分析。



图 1 武川县地理位置图

二、调查区域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

武川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阴山山脉北麓，北纬 $40^{\circ} 47' - 41^{\circ} 23'$ ，东经 $110^{\circ} 31' - 113^{\circ} 53'$ 之间。县域东西 110 公里，南北 60 公里长。东南部和南部邻接呼和浩特市，北部和东北部接壤牧业地区，即达茂旗和四子王旗。距离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大约有 50 公里，地理位置邻近大城市，具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县政府坐落在县中部的可可以力更镇（图 1）。从自然生态环境条件来看，该县域内山区丘陵面积大，平原区域相对小，气候属于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2.4 摄氏度，春季干旱强风。夏季最高温度 34.4 摄氏度，冬季最低温度达到 -37 摄氏度。年平均降水量为 360.4 毫米，其中 80% 以上集中在 6-9 月份，其分布特征为东部比西部略多，北部比南部偏少。大部区域土壤条件欠佳，腐蚀层浅，肥力相对较低。^[1]90 年代开始，以风蚀为主的土地沙漠化、土壤肥力减退等问题，开始阻碍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近几年，响应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以丘陵山坡为主的地区，实施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保育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地方经济概况及其特征

（一）人口及其分布特征

根据武川县 2009 年公布的统计数据，该县 2008 年末总人口为 17.6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为 14.6 万，占总人口的 83.2%，汉族人口总数为 17.1 万人，蒙古族有 4257 人。全县总户数约 5.5 万户，户均人口 3.2 人左右。区域内人口分布特征如图 2 所示，南部三乡稀少，北部五个乡镇相对集中。县域南部为阴山山脉，地形复杂，不便于农耕作业，有效耕地面积小，因而人口稀少，其密度较低。另外，随着“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落实，有一部分山区山坡上的耕地退为林地或草地，政策性迁移部分人口也影响了人口分布的格局。而北部，尤其是上秃亥乡、可可以力更镇、哈乐镇属于地形相对平坦，土壤条件良好，优良耕地面积较大，人口集中密度亦较高。自然条件优势的北部，再加上劳动力充足，历来是该县农业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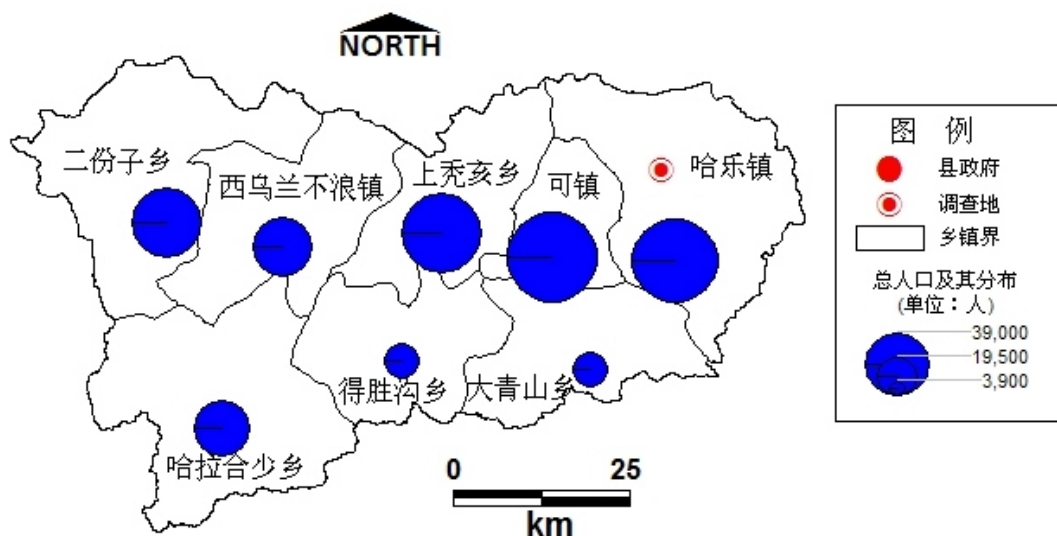


图2 武川县各乡镇总人口及其分布图

(笔者根据《武川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2009版制作。)

(二)现状及农业经济特征

据历史记载,200多年前从山西省等内地移居此地的农民,带进了农耕文化,使得原有的游牧文化人逐渐北移,从而大片草原变为农田。现在有14万多农民居住此地,以经营耕地,种植各类农作物为谋生之计。同时,给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导的第二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原材料。整个地区亦以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产品加工和销售为区域发展振兴之路。农业经济成为区域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其规模和特征我们可以从土地利用现状、分布特征以及人均耕地面积等数据分析中得到诠释。图3显示了该县各乡镇现有(2008年)耕地面积及其分布情况。如图中所示,全县耕地面积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北部相对平坦区域,而南部的山区则相反。北部区域内的所有乡镇和南部山区的得胜沟乡人均耕地面积(图4)都在14-20亩之间,而南部山区的2个乡则人均8-11亩左右。武川县与自治区范围内其它农业地区相比,耕地面积方面略占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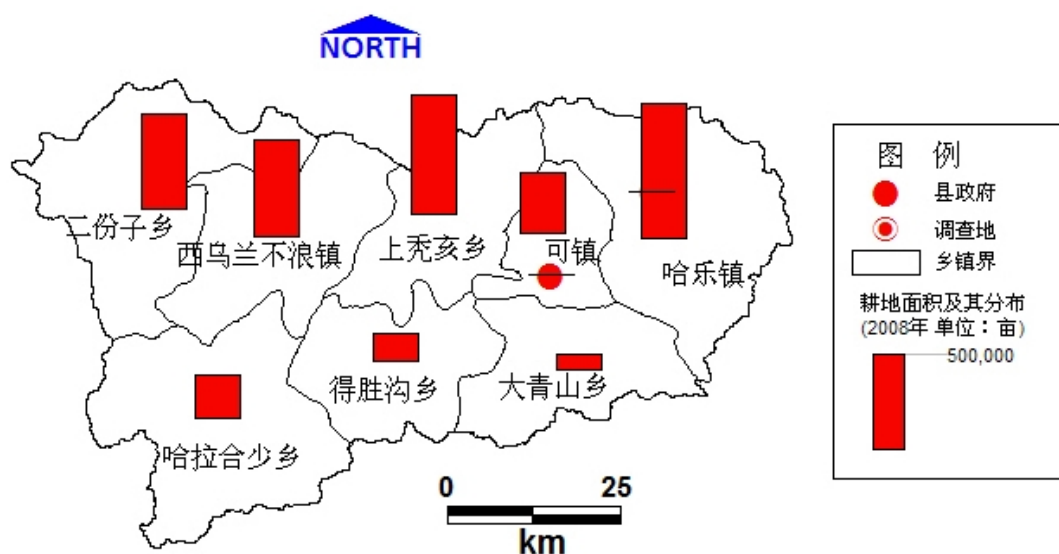


图3 武川县各乡镇现有(2008年)耕地面积分布图

(笔者根据《武川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2009 版制作。)



图 4 武川县各乡镇人均(2008 年)耕地面积图

(笔者根据《武川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2009 版制作。)

拥有相对较多的耕地面积, 农业经济作为区域经济中的支柱产业, 已历经二百多年。但是, 迄今为止, 其耕作仍然未能脱离粗放性经营模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全县耕地面积中的旱地和水浇地总面积比例中证实。图 5 显示武川县各乡镇当前(2008 年)的水浇地面积占比及其分布情况。从图中不难看出, 县域绝大多数乡镇耕地总面积中的水浇地占据面积比例很小, 地势平坦的农业经济重点地区一北部区域也仅达到 10%左右, 实现最高值的上秃亥乡也只不过是 15%。毋庸置疑, 传统的粗放式耕作模式仍然占据主流。按当地百姓说法叫“靠天吃饭”, 即主要依赖天然降雨等因素来维系农业经营。因此, 农业经济发展或农作物收成极其不稳定。在降水量年际变化极大且不平衡、地下水资源极其有限的蒙古高原自然环境系统中, 大面积开垦耕作屡屡陷入困境, 总不能如愿以偿, 已是鲜为人知的事实。其背后或许存在某种必然性或者我们人类社会无法改变和抗拒的自然界之“看不见的手”? ! 在此暂且不论。



图5 武川县各乡镇耕地总面积中水浇地（2008年）比例

（笔者根据《武川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2009版制作。）

（三）家畜养殖业及其特征

正如上述，武川县农业经济中占据主流之位的“靠天吃饭”模式决定了其极大的局限性。在蒙古高原极其不平衡的自然环境中，很难实现可持续的农耕作业或持续不断的增收目标。那么，市场经济的不断升级，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GDP的不断追求，要求人们再次挖掘现有有限资源。按照中国农村地区传统模式，小规模的家庭养殖业自然而然地成为农民百姓增收的有效方式。在武川县也不例外，以羊（含山羊）和牛为主的家庭养殖业，已经成为农民不可缺少的收入来源之一。图6为武川县各乡镇当前(2008年)家庭养殖也中不同牲畜总头数及其分布图。如图中所示，该县各乡镇饲养家畜头数相当之多，每乡或镇大约饲养6-12万头家畜。其中羊和山羊占据多数，约占总头数的85-95%左右。尤其，南部山区的各乡，家畜饲养头数较多，而且主要是以小畜为主，即绵羊和山羊占据总头数的95%以上。如前节所述，南部山区耕地面积相对少，再加上近几年，“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实施，耕地面积更加减少。再则，山区丘陵地带的不易耕作土地面积较多，但植被长势良好，有利于养殖业的发展。因此，以家庭养殖业来补充其收入缺口是十分合理的选择。事实上，近几年的“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明确限制放牧，提倡圈养舍饲。但是，由于监管机制不健全、不得力导致了圈养舍饲方式名存实亡。据大青山乡胡同子村农民讲述，“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严格限制饲养头数和放牧方式，但是，生计陷入困境之时农民也别无选择，想方设法维持现有家畜头数，时常选择违规放牧。比如，利用夜深人静，监管人员离开或无法监控的“有利”时机等。这也应该是南部山区家畜头数比北部地区相对多的原因之一。而北部地区，肉牛饲养头数较多，因为地形平坦，耕地条件良好，部分农作物可以代替所需饲料等。但是，如图6所示，仍然是以绵羊为主的小畜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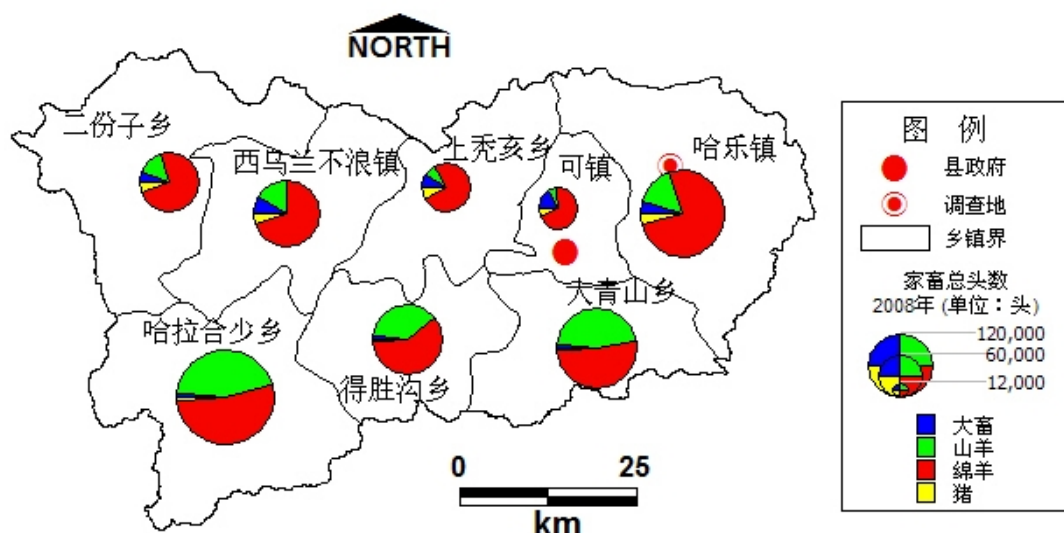


图6 武川县各乡镇家畜养殖规模及其分布图

(笔者根据《武川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2009版制作。)

综所上述，武川县距离大城市和大市场近，道路运输便利，耕地面积相对多，相比自治区内其它农业地区，占有一定的优势。但以传统的农业经营和农产品加工为主，以小规模家庭养殖业为辅的发展模式仍然是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主要特征。

如前章节中分析，无论从自然环境条件和地理位置，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来讲，该地区有条件发展高产值养殖业，比如，奶牛养殖业以及其它农产品加工产业。传统的产业结构和经营模式下，产出更多的利润已经不现实了。要想让农民百姓增加收入的同时，减轻生态系统的压力，则除了逐步打破传统的产业结构，尝试和寻找新的增长点之外别无选择。

四、农村奶牛养殖业兴起与衰落

(一) 奶牛养殖业兴起的背景

如前言中所述，进入本世纪后，针对农村经济持续滞后，尤其是，地处内陆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处于低迷，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拉大，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等现实性问题，中央政府提出和强调农村、农民，农业为核心的“三农问题”，力争发展地方经济，解决三农问题，实施了调整产业结构，改善生态环境的多项措施。号召实力雄厚，资金充足的各地区龙头企业作为牵引动力，向农村投资，改变现有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推动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减轻生态压力。在内蒙古自治区“蒙牛”“伊利”两家奶食品加工龙头企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率先进入了这一战略性规划中。从澳洲和新西兰等奶牛养殖行业发达的国家，进口大量优等奶牛，鼓励农民饲养奶牛，以此调整产业结构，减轻生态压力，增收致富。由于政府牵头，龙头企业领先，通过各种媒体大力宣传，养牛致富一事很快深入人心，整个内蒙古顿时沸腾起来。“家养一头牛，吃穿不用愁；家养三头牛，盖起小洋楼；家养五头牛，富得直流油”的顺口溜，迅速传遍了城市乡村大街小巷。因而2003年底开始，外籍黑白花奶牛踏入了武川县广阔的农村地区。

(二) 五福号村奶牛养殖业经营

1. 五福号村概况

该村位于武川县东北部哈乐乡境内（图1）。总体概况如表1中所示，由35户农户组成，总面积大约3.5平方公里，总人口为110人左右，多数家庭劳动力为夫妇二人。50岁以下的户主占总数

80%以上。人均耕地面积大约十几亩，全部属于旱地耕作。近十年，主要种植农作物为马铃薯和菜籽。多数家庭拥有电视机、摩托车、电话等，还有一小部分具备洗衣机，电冰箱，煤气。农用拖拉机和相关农业机械已经普及到多数农户。但农民百姓普遍追求的最大的家产，即全砖瓦房拥有率才达到 55%。总而言之，农民生活水平比过去显著提高，多数农户基本脱离贫困状态。但稳步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逐步缩小与其它农业地区之间差异，依然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从目前的土地利用等资源利用负荷情况来判断，依靠传统的、单一的农作物种植模式，想达到增收致富目的的可能性甚小。^[3]因此，寻找新的增收机遇成为所有农户的迫切愿望。奶牛养殖业的出现正好符合了他们的这一需求。“家养一头牛 ” 等等的传说，理所当然地就吸引了农民百姓的所有神经。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也认为，在武川县农村，发展奶牛养殖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积极倡导推进了这一新的行业。

表1 五福号村基本情况

户数	总人口	人均耕地面积	主要农作物	摩托车	农用车
35	110	10亩	马铃薯和菜籽	22户	25户
农用机械	砖房	电视	冰柜	洗衣机	固定电话
25户	19户	33户	10户	6户	6户

数据来源：2009年实地调查

2.农户奶牛养殖规模

因为奶牛价格昂贵，农民没有能力一次性支付所需资金。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相关部门做出了具体实施方案。最终决定由地方政府部门、奶食品加工企业和农民个人各出三分之一。按照协议，政府和企业垫付的资金，将来从养殖户出售给企业的生奶收入中扣留。当时，市场价格一头奶牛大约 15000 元左右。那么，农民出资大约 4-5000 元就可以购买一头奶牛。显而易见，农民资金负担大大减少。所以，该村奶牛养殖业于 2003 年顺利开展。当然，参与该项目不带有强制性，自始至终完全由农民自行选择决定。所以，部分农户积极参与，还有一些农户持观望态度。图 7 为五福号村奶牛养殖头数和户数变化图。如图中所示，2003 年开始时有 6 户共购进了 12 头，平均每户 2 头，一年之后总头数增加到 51 头，养殖户从原来的 5 户到 12 户。证明持观望态度的农民也开始接受了奶牛养殖业。到 2005 年是虽然养殖户数未增加，但是奶牛总头数却增加到了 65 头。这是该村养殖户数和奶牛头数达到最高时期。然后，到 2007 年时奶牛头数大大减少到 38 头。养殖户数保持原有的 14 户，而奶牛头数开始变少了。说明养殖户认为其收益不理想，风险加大。到 2009 年时养殖户数从原来的 14 户降到 4 户，奶牛总头数也减少到了 9 头。到此时养殖户已经丧失了对奶牛养殖的信心，破产已成定局。所剩几头奶牛也早已停止挤奶，等待时机出售。最后到 2011 年初时，奶牛从该村全部消失。整个项目历经短短的几年，农民百姓的发财之梦也并未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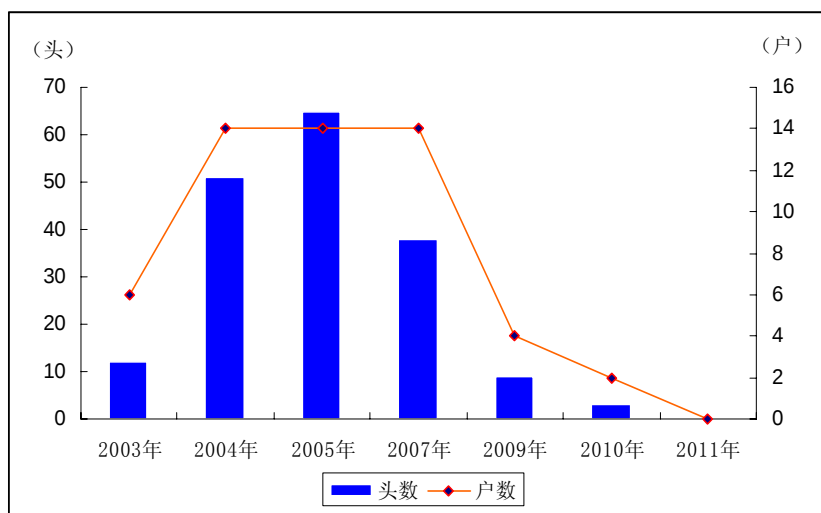


图 7 五福号村奶牛头数及户数变化

(笔者根据实地调查数据制作。)

3. 养殖技术及生奶销路

众所周知，奶牛养殖和农耕作业有实质性差异，二者经营方式相差甚远。对于习惯于农耕作业的农民，尤其是对于一直以来“劳动半年，休息半年”、“靠天吃饭”（当地农民的说法）的当地农民而言，一年 365 天不间断的工作又是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况且，奶牛养殖业又要求较高的养殖技术和硬件设备。但这些未成为后来奶牛养殖业破产的真正原因。投入相当可观的资金，把脱贫致富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的农民，完全懂得奶牛的生死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养殖农户自始至终谨慎对待奶牛的饲养问题，无论是棚圈设施的匹配，还是日常健康管理和疾病的应急处理等，从未发生因疾病或营养失调导致奶牛死亡或处理等事件。而且，养殖户从耕地中划出一部分，专门种植青储玉米或优质牧草来补充奶牛的饲料和牧草需求。这一环节使得养殖户实现减低饲养成本，增加其收益。相比完全依赖市场购买所有饲料的城镇养殖户来讲，占有一定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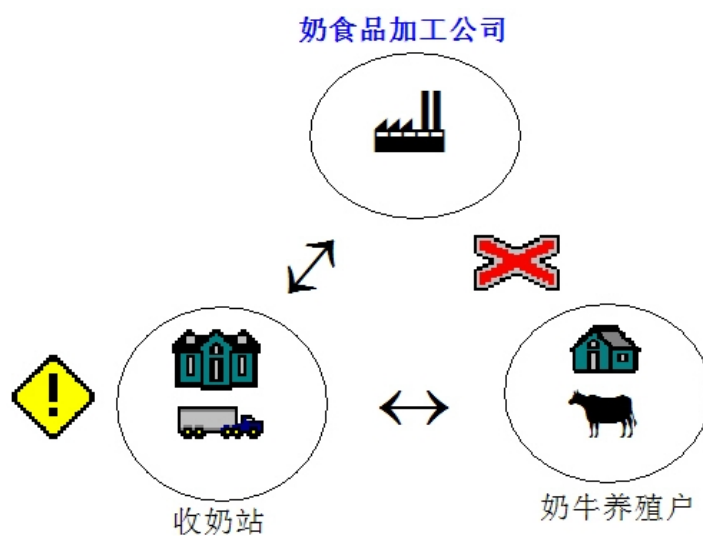


图 8 奶牛养殖业经营循环示意图

关键的问题是，养殖户不管如何饲养，如何想方设法去减低成本，只要生奶销路不畅通，则无法实现商品化交易过程。因此，生奶的销路是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如图 8 中所显示，农村奶牛养殖业项目中，有三大环节，即奶食品加工企业、奶牛养殖户周边的收奶站和奶牛养殖农户，其中，企业和农户之间不形成直接的互动关系，而位于企业和养殖农户中间的是收奶站。其运行流程大体如下：收奶站首先从养殖农户那里收购生奶，然后按运输协议把收集的生奶输送到企业，从企业领取包括收奶站管理运行费和养殖农户的奶款，发放到养殖户手里。以此来保持正常的循环和运作。其中收奶站负责担保生奶的质量安全环节，养殖农户也需要履行质量安全各项义务。因此，奶牛养殖户周围有无收奶站，它的正常运行则是奶牛养殖业生与死的关键所在。在五福号村也不例外。2003 年夏季开始五福号村一位村民的亲属，在本村投资建立了小型收奶站，并年底开始运行，总算步入了正常的运作阶段。可是，好景不长，到 2008 年时突然停业倒闭。突如其来的收奶站倒闭一事，给村里的奶牛养殖户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大量的生奶失去销路，刚刚起步的奶牛养殖业陷入了困境。因为，其它收奶站距离该村较远，无法赶去奶牛挤奶。据养殖农户讲述，每日二三百斤鲜奶不知怎么处理，一时期所有人都喝牛奶，甚至所有猪，所有羊都喂鲜奶，还有一部分不得不当成垃圾倒掉。农民也并不具备奶食品加工技能等，所以，喂猪或忍痛倒掉也是无奈之举。本村养殖奶牛头数最多的一户，投资数万元购买了冷藏罐，曾想努力挽救这种惨痛的局面。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脱破产的命运。据他本人解说，很多奶站都不接受他们的生奶，或者有时接受，有时不接受。甚至同样的生奶，这个奶站说细菌指标未达标，那个奶站说已达标，搞得他们莫名其妙，不知所措。类似这般似是而非事件的频发，严重打击了农民养殖奶牛的积极性，使农民完全丧失了信心，导致了最终破产的结局。

五、值得深思的几点问题

由政府部门倡导，以龙头企业为牵引，肩负着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恢复生态环境系统，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发财致富等多重目标，打锣敲鼓轰轰烈烈启动，参与众多人群的奶牛养殖业，才经历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陷入困境，背离了众多灿烂的目标，最终未能逃脱破产的惨痛结局。包括收奶站经营者等无数的农民百姓，不仅遭到了经济利益上的巨大损失，同时也受到了精神上的冲击和创伤。究竟和等人群从中得利？！不得而知，而且这也并非本研究范畴之内问题。

从公司角度来讲，正如上述章节中根据不同性质的数据讨论分析，武川县地理位置优越，邻接大城市，交通便利，有雄厚的农业支撑，发展奶牛养殖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蒙牛”、“伊利”等公司来说，扶持该地区奶牛养殖业，增加有效的奶源基地，应该符合公司利益。相比从几百公里的远处运输生奶，武川地区运输路程短，能大幅降低运输成本，完全吻合商业游戏规则。但是，对于公司来讲，分散且小型的收奶站远不如大型收奶站有利。因此，五福号村这样的零散性奶源基地，并不理想。因此，零散性奶站自然而然就失去公司方面的有力支持。所以，小型收奶站最终走向衰退或许是偶然现象中的必然结果。既然商业游戏规则，不允许或不容纳零散性养殖户，为何一开始就不回避呢？！值得我们深思。

从地区政府角度来讲，武川地区有八成以上的人口，依靠农业经营来维持生计。但是，由于自然与人为原因，到目前为止尚未脱离较原始的耕作方式。绝对多数耕地属于旱地，完全依赖天然降水等自然条件的好坏优劣。同时，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大量施用农业化肥及农药，选择市场销售价格更高的作物种类，大面积连作，现有耕地的肥力几乎殆尽。总之，用传统的耕作方式从现有的耕地资源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去增加农民收入，可以说可能性非常之渺茫。所以，当地政府相应中央政府的号召，抓住机会，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减轻生态压力，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选择奶牛养殖业作为发展方向之一，是适合本地区社会经济现状及自然环境特征的有效选择。理论上应该不存在问题，可视为因地制宜，选择无误。可是，关系到农村养殖户命脉的小型收奶站的破产和零散养殖户的生存与否，并未得到相关部门更多的关心和救援。或许有关部门更加尊重了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认为弱肉强食，自然淘汰乃是理所当然？！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农民奶牛养殖业并非市场经济中常见的单纯的公司行为，它肩负着其它更多的目标。值得我们深思。

从农民个体来讲，想做一次“富得直流油”的事业，当然求之不得。各家都有一定面积的耕地，恰好因持续连作，土地肥力下降，耕地需要休养。换成牧草种植既有利于恢复地力又能支撑奶牛饲养，可称为两全其美。资金方面也有政府和企业的扶持，自己只支付三分之一即可，剩余的三分之二的资金从奶款中分期按比返还，对于养殖户并不形成多么大的经济负担。至于奶牛养殖技术，可以在经营过程中摸索和学习。所以，对于农民百姓而言，也是一个良好的选择。可是，他们失败了。留下更多的是痛苦的回忆和债务。纯朴的农民认为，收奶站拒收他们送来的生奶，永远是他们失败的理由。值得我们深思。

本论文属于案例分析研究，其代表性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今后需要更加扩展范围，包括企业和行政部门层面内容的实地调查，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武川县志编辑委员会编. 武川县志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
- [2] 武川县志编辑委员会编. 武川县志·续编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 [3] 苏德斯琴. 农民生计及资源利用可持续性 [A]. 东北亚干旱地区可持续农牧业系统开发研究 [C]. 城市?: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 [4] 川县统计局编. 川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M]. 2009 年版.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Dairy Farming in Rural Region

Sudesiqin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010021)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 features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dairy farming based on a case study at WuChuan county located in central Inner Mongolia. With its location in the vicinity of some major cities and big markets and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WuChuan County has more possibilities of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along with the promotion of dairy farming by comparison with other agricultural regions of Inner Mongolia, which will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reduction of pressure on ecosystem and an increase in people's income. A few years lat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dairy farming in 2003, however, it has fallen into decline as a result of changes in business strategies of major purchasing enterprises of raw milk. This led to financial difficulties for some small-scale purchasing enterprises, in some cases even bankruptcy, which caused shutdown of cow-raising households that provided raw milk to the enterprise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economy;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dairy farming; WuChuan County;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收稿日期: 2011-03-18;

作者简介: 苏德斯琴 (1964-), 男, 蒙古族, 内蒙古锡林郭勒人。理学博士,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农牧业经济研究。